



陳伯玉文集卷第八

新都楊春重編

射洪楊澄校正

雜著

荅制問事八條

臣今月十九日蒙恩勅召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
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寔
昧政源然嘗洗心精意靜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
在人能知人機順而施化趨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
賢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實圖建立明堂施
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

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弘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芻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倦譚亦倦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說也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患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勅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理已備矣但刑獄尚急法網未寬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觀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

賊叛逆之臣而為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人寧亂必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措刑也然太平之人悅樂于德不悅樂于刑以刑窮于人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授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頓伏嚴誅所以勉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用黨已屠聖政惟曷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昌鴻恩滌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寔聖政之至要者也臣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

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
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
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于此也伏願神皇垂
愷悌之德務仁壽之恩勅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
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途謠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懷樂
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時
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
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
則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懼於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
神皇雖妙察獄固不可門告戶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
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法則非太平安人之務當令聖

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盡誠敢言其實冒死犯奏所
冀天鑒務求措刑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重任刑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
神皇深知僭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今日所更重說者寔
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
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則
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
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別
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
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

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神皇
降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要之至極
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
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
功可以於此而就斯寔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
也當此時不成千歲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竊為
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
可識臣獨以為賢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識但是議者不
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

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疾苟
且之徒智者不為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鳥鷩不
接翼薰蕕不同氣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
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正接佞兩不相利
以信質偽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
者不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皆事業不同趨向各異反
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
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
勇謀皆待其人然可獲展苟非其類道不靈行凡賢人
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堙沒於時今
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臣灼然有賢

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
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掛拱明堂保神和志天
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治也今神皇憂恤萬
機日不暇給昧旦丕顯中夜以思誠是羣臣未稱聖任
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賢事君必諫君夫
奸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惟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
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
効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寢本傳味道周思茂固蒙
神皇信任之矣然竟背德辜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

賢也以臣愚誠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
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任
賢欲以聖謀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况
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最須任賢者也臣聞
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絕食以去病乃不知
食絕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
猶食之在人固不為一噎而絕喉糧亦不可以謬賢而
遠正士此寔神皇聖鑒可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
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以此為務天下誠不足理也
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寔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
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

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
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然朝廷尚未見敢諫之
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
聽諫古與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德冠
三王名高五帝寔由德如微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
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啟從諫之道開貞觀已來此實
為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矣夫骨
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
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板萬代有述非神皇卓犖仁

聖臣不可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或
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委命殞賞未蒙優異臣代
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公名爵不及偷榮尸祿
寵秩或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願神皇廣
求此色此傳作表勸勵百寮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政
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蓋言其功
當也夫賞而下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
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天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
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資千
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
以此徭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有事北狄於今十
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
廷無奇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筭尔臣伏
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
者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筭之機故使兵甲日多徭役
日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筭量其損
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害行兵不害行賦役
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
恐人日以疲勞不得安息伏願熟察臣言審圖廟筭則
戎狄不足滅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為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
咸知德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准罪其搆逆者
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思念慈仁躬
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是大聖之德崇重宗枝然
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其顯然明知陛下
慈念之至上感聖德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刻
必疑憲疑憲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積則僣過
生伏願陛下明恩賜垂愷悌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

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
直道於姦邪不利姦邪不利必有諛譖此賢人之灾厄
如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謗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
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

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
恩光將同進臣延問政要臣寔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
罪然臣之誠真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安况天子
之問敢不悉陳之誠其實聲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
固是陛下所見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
膽不知忌諱實戰戰惶惶

上蜀川安危事 三條

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勅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
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羗首領二十年
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已潤屋舍一旦停廢失其
大利必是勾引生羗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
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且
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已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
赴救兵至賊散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
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即錄奏稱加法
以懲其姦庶可以長安帖不然受其弊

蜀中運糧既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
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材之中

不屬州縣之豪大族阿隱相容微歛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為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勅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劫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州大弊必是未息天恩以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客因此侵漁剝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日即逃亡凶險之徒聚為劫賊今國家若不清官人雖殺獲賊終無益天恩前使右丞宋爽按察蜀州者乞早發遣除屏貪殘則公私俱寧國用可富若官人未清劫賊之徒必是未息以前劔南嘉弊如斯即日聖恩停軍息後若官人清正劫賊剪除百姓安寧實堪富國惟乞早降使按察謹狀聖曆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上蜀州軍事三條

臣伏見劔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困弊臣不自恤竊為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

外此誠蜀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弊
之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
松潘諸軍自屯鎮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
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
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
次冒昧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
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頃可盈足邊郡主
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輸送一斛
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來多以
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即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
若唯此賦歛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

未殄滅劍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聖母神皇制敵
安人富國疆兵之神筭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
劍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為九等稅
錢以市驛馬差州縣富力各為駝主稅錢者以充腳價
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
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
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
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
虛或可採者請勅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
一奏聞若臣苟為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臣聞古者富國疆兵未嘗不用山澤之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廣內少資儲外勒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臣愚不識大體伏見劔南諸山多有銅鑛採之鑄錢可以富國今諸山皆閉官無採銅軍國費用惟歛下人乃使公府虛竭私室貧弊而天地珍藏委廢不能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劔南諸州唯前採銅於益府鑄錢其餘松潘諸軍所須用度皆取以資給用有餘者然後使緣江諸州通運散納荆衡沔鄂諸州每歲便以和糴令漕運委神都大倉此皆順流乘便無所勞擾外得以事西山諸軍內得以實中都倉廩蜀之百姓免於賦斂軍國大利公私兩切要者非神皇大聖誰能用之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蓋言此也

臣某言臣伏見神皇陛下恭己受圖遐想至理將欲制御戎狄永安黎元不欲煩撓蒸人故為無益賤臣朝不坐宴不預軍國大事非臣合言伏見松潘軍糧費過甚太平百姓未得安居臣參班一命庶幾仁類不敢自見避諱忍之不言所以不懼身誅區區上奏冒越非次伏待顯戮惶悚死罪死罪

上軍國機要事八條

臣竊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誣召懷昌昌等顯愚無備陷沒今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

臣恐凶賊多端詐偽復譖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者深恐圖畧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畧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為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畧懼急則人搖人搖則賊得其契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伏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未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如損國大義且

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咸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噉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選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未勅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以比類今國家為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冰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隣黨凶羯姦謀規知此陳駭其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羣是國所實防備遠策良宜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

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
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
府庫空耗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思養聖朝甚矣厚矣及
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駙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
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
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
令忠賢効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
張立遇等喪律寔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
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為智任權者以傾巧為
賢群居雷同以徇私為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為愚陛下
又寬刑漏網一作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奸宄滋多

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
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即今
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便發猶不及期况未
便發且日行不可百里若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
期懼罪逃散為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逾期亦恐不及
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况兵疲
不堪用吳廣陳勝為盜由此切急即目江南淮南
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
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舡夫多是容戶游手墮業無賴雜
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
幽州去此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

糧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嘆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尙一作至郡糴納今儻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米必二百已上百姓必搔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尙當知糶米見在雲寔又未宣息旨慰勞兵夫惟切勒赴限儻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為賊所圖切急切急揚玄惑以此為亂寔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點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粗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為國暇陳顛搖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二心若縱懷二奸亂必漸臣伏思即日山東愚人有亡命不事產

業者有遊俠聚盜者有奸豪強宗者有交通州縣造罪過者知此等色皆是奸雄國家又不以法制後之臣怒無賴子弟暴橫日廣上不為國法所制下不為州縣所霸又不從軍又不守業坐觀成敗養其奸心在於國家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降墨勅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採訪有粗豪游俠亡命奸盜失業浮浪富族彊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息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溥人安於太山一者以懼奸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須免奴稽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弟自不敢為過昔漢祖征東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

有疆雄之勢蓋以此道是也夫亂群敗衆者惟在奸雄
奸雄既羈亂弊自息伏乞聖慈早圖之詩云無縱詭隨
式遏寇讐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
即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
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貪伏望
天恩賜給前件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
未敢濫用比奉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今衆十
五萬衆戈甲餉日費萬金不早克定恐所費弥廣山
東百姓負弊不可再後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上軍國利害事三條

出使

臣伏見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
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人瘼甚大惠
也天下百姓幸甚臣竊以為美矣未盡善也何以言之
陛下所以降明使豈非欲令天下黎元衆庶知陛下夙
興夜寐憂勤念之邪欲天下賢良忠孝知陛下夙興夜
寐思任用之邪欲使天下奸人暴吏亦知陛下夙興夜
寐務欲除之邪陛下聖意必若以此而發使乎則臣愚
昧見陛下之使有未盡善也若愚臣所謂使者皆先當
雅合時望為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惇賢明足以
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疆禦明智足以照察奸非然
後使天下奸人畏其明而不敢為惡也天下疆禦憚其

直不敢為過也天下美竒慕其德而樂為之用也天下
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恩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論出使
故輜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
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為非任朝廷有識者亦
不稱之夫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廷之人皆以輕之何
况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
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
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徒以為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
使為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
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
不擇人不擇人則其使非實其使非實則黜陟不明刑

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
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爾臣久為百姓實憂知之陛下
欲令天下黎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政化不可得也
故臣以陛下大失在於此也夫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
本清其流者必先潔其源自然之符也國家茲弊亦已
久矣今陛下若不重選此使貴得其人天下黎元必以
為陛下尚行尋常之政不能革此弊也則賢人必不出
貪吏必得志悖獨必哀吟天下百姓無荷賴於陛下此
使也臣不勝有願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使
有威重名節為衆人所推者陛下因大朝見親御正殿
集百寮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

之意殷勤傲誠無敢或憊遂換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
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臣必
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間天下家見而戶習也昔堯舜
氏不下席而天下理者蓋黜陟幽明能折中爾今陛下
方開中興之化建萬代之功天下瞻望真見聖政此之
一使是陛下為政之大端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
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
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鮮而數
撓之爾伏惟陛下察照

牧宰

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豈非宰相
與諸州刺史縣令邪陛下若重此而治天下乎臣見天
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不得理也
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
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臣竊觀當今宰相已畧得其
人矣獨刺史縣令陛下獨甚輕之未見得其人是以腹
心雖安而手足猶病而天下至今所以未有利乎臣
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澤
下明詔將示天下百姓必待刺史縣令為陛下謹宣之
故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
而掛璫壁爾陛下欲使家興禮讓吏勗清勤不重選刺
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邪愚臣竊見陛下未有舟楫而

欲濟河河不可濟也臣比在草茅為百姓久矣刺史縣
令之化臣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
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
得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為政者千萬家受其禍矣夫
一州禍福且如此况天下之衆豈得勝道哉故臣以為
陛下政化之首國之興衰在此職者也臣伏見陛下憂
勤政理欲安天下百姓無使疾苦然猶未以刺史縣令
為念何可得哉臣何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為念竊見
吏部選人補一縣令如補一縣尉爾但以資次攷第從
官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可以化人而拔擢見用
者雖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

人已驚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懼也所以
天下庸流莫不能得為縣令庸流一雜賢不肖莫分但
以為縣令庸流資次為選不才能任職所以天下凌
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
為天子之令遣如此也自有國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
也豈不甚可惜二字哉昔漢宣帝有言曰朕之所共理
天下者豈非良二千石乎故宣帝之時能委任矣伏願
陛下與宰相深知妙選以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
以安臣有計然甚鄙近來能著於書願陛下興念與明
宰相圖之以安天下幸甚幸甚

臣聞天下有危機禍福回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也故曰人不可使窮窮之則姦宄生人不可數動動之則災變起姦宄不息災變日興叛逆乘釁天下亂矣當今天下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自劍以南爰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汴河北則有滄瀛恒趙莫不或被飢荒或遭水旱兵後轉輸疾疫死亡流離分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幸得陛下以仁聖之息憫其失業所在邊境有兵戰之後一切且停遂使窮困之人尚得與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各復其

業接以救窮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謂幸甚愚臣竊賀陛下得天下之機能密靜之非陛下至聖大明不能如此也愚臣今所以為陛下更論天下之危機者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又說陛下以廣地疆武為威謀動甲兵以事邊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機萬一聽之臣懼機失禍搆則天下有不可奈何也詩不云乎人亦勞止苟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然後使遐荒蠻夷自知中國有聖人重譯而入貢愚臣竊以為當今天下之大計也伏惟陛下念之近者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自以為威德廣大欲建萬代之業動

天下之衆殫萬人之力兵後相仍轉輸不絕北討胡虜東伐遼人於是天下百姓窮困人不堪命機動禍搆遂喪天下此是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倖之臣異收夷狄之利率以滅亡者也隋氏之失可以殷鑒豈不大哉伏惟陛下察之國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國之衆幸天下受其弊然遂事不諫當復何言陛下不以臣愚竊冀可採一賜名臣至玉陛得以口論天下幸甚

臣子昂言曰本下愚未知大體本月十六日特奉恩勅賜臣紙筆遣于中書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敢不對揚而孤負聖恩萬一無補死罪死罪謹率愚見封進以聞塵聽玉階伏闕累息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

臣聞聖人制事貴於未亂所以用成功光濟天下大業臣伏見國家頃以北蕃九姓之叛有詔出師討之田楊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臣聞十姓君長奉詔之日若報私讎莫不為國家克翦凶醜遂數年之內自率兵馬二萬餘騎經途六月自食私糧誠是國家威德早申蕃戎得効忠赤今者軍事已畢情願入朝國家乃以其不奉壘書妄破回紇部落責其專擅不許入朝便於涼州發遣各還蕃部臣愚見竊為國家危之深恐此等自茲成隙何以言之國家所以制有十姓者本為九姓大歸服聖朝十姓微弱勢不能動故所以委命臣妾

為國忠良今者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莫知所歸回紇金水又被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家所有今欲倚角亡叛雖將邊疆惟倚金山諸蕃尚本傳為形勢有司不察此理乃以田楊名妄破回紇之罪坐及十姓諸豪拒而遣還不許朝覲臣愚以為非善御戎狄制於未亂之長策也夫蕃戎之性人面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蓋易動難安古所莫制也今阻其善意遂其歡心古入所謂放虎遺患不可不察自臣昨於甘州日見金山軍首領擬入朝者自蕃中至已負其功見燕軍漢兵不多頗有驕色察其志意所望殊高與其言宴又詞多不順今更不許入朝謁疑以罪與回紇部落復為大讎此

則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亡叛沙漠則河西諸蕃恐非國家所有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往難追十姓無罪不宜自絕今若妄破回紇有司止罪揚名在於蕃情足以為慰十姓首領國家理合羈縻許其入朝實為得計今北蕃既失虜不自安廟勝之策良恐未爾事既機速伏乞早為圖之

臣伏見今年五月勅以同城權置安北府此地逼磧南口是制匈奴要衝國家守邊寔得上策臣在府日竊見磧北歸降突厥已有五千餘帳後之來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戶四十餘帳奉勅亦令同城安置磧北表

亂先被饑荒塗炭之餘無所依仰國家開安北府招納
歸降誠是聖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竊見突厥者莫非
傷殘羸餓並無人色有羊馬者百無一二然其所以
幼扶老遠來歸降實將以國家綏懷必有賑贍冀望恩
覆獲以安存故其來者日以益衆然同城先無儲畜雖
有降附皆未復給蕃落嗷嗷不免飢餓所以時有劫掠
自相屠戮君長既不能相制以此盜亦稍多甘州頃者
抄竊尤甚今安北府見有官羊及牛六千頭口兵糧粟
麥萬有餘碩安北初置庶事草創孤城兵少未定威懷
國家不贍恤來降之徒空委此府安撫臣恐降者日衆
盜者日多戎虜桀黠必為禍亂夫人情莫不以棄生為

急今不以此粟麥不以此羊牛大為其餉而不救其死
人無生路安得不為群盜乎群盜一興則安北府城必
無全理府城一壞則甘涼已北恐非國家所有後為邊
患禍未可量是乃國家故誘其為亂使其為賊非謂綏
懷經遠之長策也且磧北諸蕃今見大亂亂而思理生
人大情國家既開綏撫之恩廣置安北之府將理其亂
者以慰喻諸蕃亂存亡可謂聖圖弘遠矣然時則為
得事則未行何者國家來不能懷去不能制空竭國用
為患於邊亂之策有失於此况夷狄代有其雄與中
國抗衡自古所病倘令今有勃起遂雄於邊招集遺散
收強撫弱臣恐喪亂之衆必有景從此亦國家之大機

不可輕而失也機事不密則必害成聖人之至誠今吐蕃未定降者未安國家不早為良圖恐坐而生變乞得而奏詔陳其利害邊境幸甚幸甚

臣竊見河西諸州地居邊遠左右寇賊並當軍興頃年已來師旅未靜百姓辛苦殆不堪役公私儲蓄足可憂嗟頃至涼州問其倉貯惟有六萬餘石以支兵防緣周今歲雖云屯田收者猶在此外畧問其數得亦不多今國家欲制河西定戎虜此州不足未可速圖又至甘州奇其糧穀稱見在所貯積者四十餘萬石今年屯收猶不入計臣觀其衝要視其山川信是河西扼喉之地今北當九姓南逼吐蕃二虜奸回凶猾未測朝夕警固頗

有窺觐甘州地廣糧多左右受敵其所管戶不滿三千堪勝兵者不足百數屯田廣遠倉蓄狼籍一虜為盜恐成大憂涼府雖日雄藩其實已甚虛竭夷狄有變不堪軍興以河西諸州又自守不足今瓜肅鎮防禦仰食甘州一旬不給便至飢餒然則河西之命令並懸於甘州矣此機一失深足憂危又得甘州狀稱今年屯收用為善熟為兵防數少百姓不多屯田廣遠收穫難遍時節既過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過二人力又少未入倉儲縱已收刈尚多在野臣伏惟吐蕃桀黠之虜自為邊寇未嘗敗血頃緣其國有亂君臣不和又遭天灾戎馬未盛所以數求和好寢息邊兵其是本畏國家乘其此

弊故卑辭詐偽為免天誅今又聞其贊普已擅國權上
下和好兵久不出其意難量比者國家所以制其不得
東侵實由甘涼素有蓄積士馬疆域以扼其喉故其力
屈勢不能動今則不然甘州倉糧積以萬計兵防鎮守
不足威邊若使此虜探知潛懷逆意縱兵大入以寇甘
涼雖未能劫掠士人圍守城邑但燒甘州蓄積蹂踐諸
屯臣必知河西諸州國家難可復守也此機不可一失
一失之後雖賢聖之智亦無柰何臣愚不習邊事竊謂
甘州宜便加兵內得營農外得防盜甘州委積必當更
倍何以言之甘州諸屯皆因水利濁河溉灌良沃不待
天時四十餘屯並為輿壞故每收穫常不減二十萬似
以人功不備猶有荒蕪今若加兵務窮地利歲三十萬
不為難得國家若以此計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
出數年之間百萬之兵食無不足而致倉廩既實邊境
又疆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
積不涸之倉事非虛言也

陳伯玉文集卷第八終

國

國

